

史学方法导论

傅斯年史学文集

傅斯年著 雷颐点校

国学基础文库

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国学基础文库

史学方法导论

傅斯年史学文辑

傅斯年 著 雷颐 点校

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

·北京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史学方法导论:傅斯年史学文辑/傅斯年著;雷颐点校.—北京: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,2010

(国学基础文库)

ISBN 978-7-300-12018-8

I. ①史… II. ①傅…②雷… III. ①史学—中国—文集 IV. ①K207-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067571 号



国学基础文库

史学方法导论——傅斯年史学文辑

傅斯年 著 雷颐 点校

Shixue Fangfa Daolun

出版发行	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		
社 址	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	邮政编码	100080
电 话	发行热线:010-51502011		
	编辑热线:010-51502017		
网 址	http://www.longlongbook.com (朗朗书房网)		
	http://www.crup.com.cn (人大出版社网)		
	http://www.ttrnet.com (人大教研网)		
经 销	新华书店		
印 刷	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		
规 格	160 mm×230 mm 16 开本	版 次	2011 年 3 月第 1 版
印 张	17.5 插页 2	印 次	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字 数	200 000	定 价	29.8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

目 录

史学方法导论	1
中国历史分期之研究	47
与顾颉刚论古史书	56
史记研究	88
战国子家叙论	102
本所发掘安阳殷墟之经过	
——敬告河南人士及他地人士之关心文化学术事业者 ...	153
战国文籍中之篇式书体	
——一个短记	171
考古学的新方法	176
明成祖生母记疑	184
夷夏东西说	197
说“广陵之曲江”	252
谁是《齐物论》之作者？	259
谁是《后出师表》之作者？	274

史学方法导论

拟 目

- 第一讲 论史学非求结论之学问
 论史学在“叙述科学”中之位置
 论历史的知识与艺术的手段
- 第二讲 中国及欧洲历代史学观念演变之纲领
- 第三讲 统计方法与史学
- 第四讲 史料论略
- 第五讲 古代史与近代史
- 第六讲 史学的逻辑
- 第七讲 所谓“史观”

史料论略

我们在上章讨论中国及欧洲历史学观念演进的时候，已经归纳到下列的几个结论：

一、史的观念之进步，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。

二、著史的事业之进步，在于由人文的手段，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。

三、史学的对象是史料，不是文词，不是伦理，不是神学，并且不是社会学。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，不是做艺术的建设，不是做疏通的事业，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，或那个主义。

假如有人问我们整理史料的方法，我们要回答说：第一是比较不同的史料，第二是比较不同的史料，第三还是比较不同的史料。假如一件事只有一个记载，而这个记载和天地间一切其他记载（此处所谓记载，不专指文字，犹史料之不以文字为限。）不相干，则对这件事只好姑信姑疑，我们没有法子去对他做任何史学的工夫。假如天地间事都是这样，则没有一切科学了，史学也是其一。不过天地间事并不如此。物理化学的事件重复无数，故可以试验，地质生物的记载每有相互的关系，故有归纳的结论。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，但一个事件既不尽止有一个记载，所以这个事件在或种情形下，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；好几件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，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。

在中国详述比较史料的最早一部书，是《通鉴考异》。这是司马君实领导着刘攽、刘恕、范祖禹诸人做的。这里边可以看出

史学方法的成熟和整理史料的标准。在西洋则这方法的成熟后了好几百年；到十七八世纪，这方法才算有自觉的完成了。

史学便是史料学：这话是我们讲这一课的中央题目。史料学便是比较方法之应用：这话是我们讨论这一篇的主旨。但史料是不同的，有来源的不同，有先后的不同，有价值的不同，有一切花样的不同。比较方法之使用，每每是“因时制宜”的。处理每一历史的事件，每每取用一种特别的手段，这手段在宗旨上诚然不过是比较，在迎合事体上却是甲不能转到乙，乙不能转到丙，丙不能转到了……徒然高揭“史学的方法是以科学的比较为手段，去处理不同的记载”一个口号，仍不过是“托诸空言”；何如“见诸实事之深切著明”呢？所以我们把这一篇讨论分做几节，为每节举一个或若干个的实例，以见整理史料在实施上的意义。

第一章 史料之相对的价值

第一节 直接史料对间接史料

史料在一种意义上大致可以分做两类：一、直接的史料；二、间接的史料。凡是未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，是直接的史料；凡是已经中间人手修改或省略或转写的，是间接的史料。《周书》是间接的材料，毛公鼎则是直接的；《世本》是间接的材料（今已佚），卜辞则是直接的；《明史》是间接的材料，明档案则是直接的。以此类推。有些间接的材料和直接的差不多，例如《史记》所记秦刻石；有些便和直接的材料成极端的相反，例如《左传》、《国语》中所载的那些语来语去。自然，直接的材料是比

较最可信的,间接材料因转手的缘故容易被人更改或加減;但有时某一种直接的材料也许是孤立的,是例外的,而有时间接的材料反是前人精密归纳直接材料而得的:这个都不能一概论断,要随时随地的分别看看。

直接史料的出处大致有二:一、地下,二、古公廨、古庙宇及世家之所藏。不是一切东西都可在地下保存的,而文字所凭的材料,在后来的,几乎全不能在地下保存,如纸如帛。在早年的幸而所凭借者是骨,是金,是石,是陶,是泥;其是竹木的,只听见说在干燥的西域保存着,在中国北方的天气,已经很不适于保存这些东西于地下。至于世家,中国因为久不是封建的国家,所以是很少的,公廨庙宇是历经兵火匪劫的。所以敦煌的巨藏有一不有二,汲冢的故事一见不再见。竹书一类的东西,我也曾对之“寤寐思服”,梦想洛阳周冢,临淄齐冢,安知不如魏安禧王冢?不过洛阳陵墓已为官匪合作所盗尽,临淄滨海,气候较湿,这些梦想未必能实现于百一罢?直接材料的来源有些限制,所以每有偏重的现象。如殷卜辞所纪“在祀与戎”,而无政事。周金文偏记光宠,少记事迹。敦煌卷子少有全书。(其实敦煌卷子只可说是早年的间接材料,不得谓为直接材料。)明清内阁大库档案,都是些“断烂朝报”。若是我们不先对于间接材料有一番细工夫,这些直接材料之意义和位置,是不知道的;不知道则无从使用。所以玩古董的那么多,发明古史的何以那么少呢?写钟鼎的那么多,能借殷周文字以补证经传的何以只有许瀚、吴大澂、孙诒让、王国维几个人呢?何以翁方纲、罗振玉一般人不能呢?《殷虚书契考释》一书,原是王国维作的,不是罗振玉的)珍藏唐写本的那么多,能知各种写本的互相位置者何以那么少呢?直接材料每每残缺,每每偏于小事,不靠较为普遍、略具系统的

间接材料先作说明，何从了解这一件直接材料？所以持区区的金文，而不熟读经传的人，只能去做刻图章的匠人；明知《说文》有无穷的毛病，无限的错误，然而丢了他，金文更讲不通。

以上说直接材料的了解，靠间接材料做个预备，做个轮廓，做个界落。然而直接材料虽然不比间接材料全得多，却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。一件事经过三个人的口传便成谣言，我们现在看报纸的记载，竟那么靠不住。则时经百千年，辗转经若干人手的记载，假定中间人并无成见，并无恶意，已可使这材料全变一翻面目；何况人人免不了他自己时代的精神：即免不了他不自觉而实在深远的改动。一旦得到一个可信的材料，自然应该拿他去校正间接史料。间接史料的错误，靠他更正；间接史料的不足，靠他弥补；间接史料的错乱，靠他整齐；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，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。我们要能得到前人所得不到的史料，然后可以超越前人；我们要能使用新得材料于遗传材料上，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材料的同时人。那么以下两条路是不好走的：

一、只去玩弄直接材料，而不能把他应用到流传的材料中。例如玩古董的，刻图章的。

二、对新发现之直接材料深固闭拒的，例如根据秦人小篆，兼以汉儒所新造字，而高谈文始，同时说殷虚文字是刘铁云假造的章太炎。

标举三例，以见直接间接史料之互相为用。

例一 王国维君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

王静安君所作《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》两篇（《观堂集林》卷九），实在是近年汉学中最大的贡献之一。原文太长，现在只节录前篇的“王亥”、“王恒”、“上甲”三节，下篇的“商先王世



数”一节,以见其方法。其实这个著作是不能割裂的,读者仍当取原书全看。

王君拿直接的史料,用细密的综合,得了下列的几个大结果。一,证明《史记》袭《世本》说之不虚构;二,改正了《史记》中所有由于传写而生的小错误;三,于间接材料之矛盾中(《汉书》与《史记》),取决了是非。这是史学上再重要不过的事。至于附带的发现也多。假如王君不熟习经传,这些材料是不能用的;假如熟习经传者不用这些材料,经传中关涉此事一切语句之意义及是非是不能取决的。那么,王君这个工作,正可为我们上节所数陈的主旨作一个再好不过的实例。

王亥

卜辞多记祭王亥事,《殷虚书契前编》有二事,曰:贞夔于王亥(卷一第四十九叶),曰:贞之于王亥卅牛辛亥用(卷四第八叶)。后编又有七事,曰:贞于王亥求年(卷上第一叶),曰:乙巳卜□贞之于王亥十(下阙同上第二十叶),曰:贞夔于王亥(同上第十九叶),曰:夔于王亥(同上第二十三叶),曰:癸卯□贞□□高祖王亥□□□(同上第二十一叶),曰:甲辰卜□贞辛亥夔于王亥卅牛十二月(同上第二十三叶),曰:贞登王亥羊(同上第二十六叶),曰:贞之于王亥羊□三百牛(同上第二十八叶)。龟甲兽骨文字有一事,曰:贞夔于王亥五牛(卷一第九叶)。观其祭日用辛亥,其牲用五牛,三十牛,四十牛,乃至三百牛,乃祭礼之最隆者,必为商之先王先公无疑。案:《史记·殷本纪》及《三代世表》,商先祖中无王亥。惟云:冥卒,子振立;振卒,子微立。《索隐》:振,系本作核;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作垓。然则《史记》之振当
















为核，或为核字之讹也。《大荒东经》曰：有困民国，句姓，而食有人，曰王亥。两手操鸟，方食其头。王亥托于有易，河伯仆牛，有易杀王亥，取仆牛。郭璞注引《竹书》曰：殷王子亥宾于有易，而淫焉，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。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，以伐有易，克之，遂杀其君绵臣也（此《竹书纪年》真本，郭氏隐括之如此）。今本《竹书纪年》，帝泄十二年，殷侯子亥宾于有易，有易杀而放之。十六年，殷侯微以河伯之师伐有易，杀其君绵臣。是《山海经》之王亥，古本《纪年》作殷王子亥，今本作殷侯子亥。又前于上甲微者一世，则为殷之先祖，冥之子，微之父，无疑。卜辞作王亥，正与《山海经》同。又祭王亥皆以亥日，则亥乃其正字，《世本》作核，《古今人表》作核，皆其通假字；《史记》作振，则因与核或核二字形近而讹。夫《山海经》一书，其文不雅驯，其中人物，世亦以子虚乌有视之。《纪年》一书，亦非可尽信者。而王亥之名竟于卜辞见之，其事虽未必尽然，而其人则确非虚构。可知古代传说存于周秦之间者，非绝无根据也。

王亥之名及其事迹，非徒见于《山海经》、《竹书》，周秦间人著书多能道之。《吕览·勿躬篇》：王冰作服牛。案，篆文冰作,与亥字相似，王亦王亥之讹。《世本·作篇》，胲作服牛，《初学记》卷九十引，又《御览》八百九十引《世本》，鮌作服牛，鮌亦胲之讹。《路史注》引《世本》胲为黄帝马医，常医龙。疑引宋衷注。《御览》引宋注曰：胲黄帝臣也，能驾牛。又云：少昊时人，始驾牛。皆汉人说，不足据。实则《作篇》之胲，即《帝系篇》之核也）其证也。服牛者，即《大荒东经》之仆牛，古服仆同音。《楚辞·天问》：该乘季德，厥父是臧。胡终弊于有扈，牧夫牛羊？又曰：恒乘季德，

焉得夫朴牛？该即胲，有扈即有易（说见下），朴牛亦即服牛。是《山海经》、《天问》、《吕览》、《世本》皆以王亥为始作服牛之人。盖夏初奚仲作车，或尚以人挽之，至相土作乘马，王亥作服牛，而车之用益广。《管子·轻重戊》云：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马以为民利，而天下化之。盖古之有天下者，其先皆有大功德于天下。禹抑洪水，稷降嘉种，爰启夏周。商之相土王亥，盖亦其俦。然则王亥祀典之隆，亦以其为制作之圣人，非徒以其为先祖。周秦间王亥之传说，胥由是起也。

卜辞言王亥者九，其二有祭日，皆以辛亥，与祭大乙用乙日，祭大甲用甲日同例，是王亥确为殷人以辰为名之始，犹上甲微之为以日为名之始也。然观殷人之名，即不用日辰者，亦取于时为多，自契以下，若昭明，若昌若，若冥，皆含朝莫明晦之意，而王恒之名亦取象于月弦。是以时为名或号者，乃殷俗也。夏后氏之以日为名者，有孔甲，有履癸，要在王亥及上甲之后矣。

王恒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卜辞人名于王亥外又有王。其文曰：贞之于王（《铁云藏龟》第一百九十九叶及《书契后编》卷上第九叶）。又曰：贞之于王（《后编》卷下第七叶）。又作王，曰：贞王□（下阙，《前编》卷七第十叶）。案，即恒字。《说文解字》二部；，常也，从心从舟，在二之间，上下一心以舟施恒也。，古文从月。《诗》曰：如月之恒。案，许君既云古文从月，复引《诗》以释从月之意，而今本古文乃作，从二，从古文外，盖传写之讹，字当作。又，《说文》木部：智，竟也，从木声。，古文智。案，古从月之字，后或变而从

舟，殷虚卜辞朝莫之朝作𠄎(《后编》卷下第三叶)，从日月在𠄎间，与莫字从日在𠄎间同意，而篆文作𠄎，不从月而从舟。此例之互本当作𠄎。智鼎有字𠄎，从心从𠄎，与篆文之𠄎从𠄎者同，即𠄎之初字，可知𠄎𠄎一字。卜辞𠄎字从二从𠄎，(卜辞月字或作𠄎)或作𠄎)其为𠄎𠄎二字，或恒字之省无疑。其作𠄎者，《诗·小雅》：如月之恒。毛传：恒，弦也。弦本弓上物，故字又从弓。然则𠄎𠄎二字，确为恒字。王恒之为殷先祖，惟见于《楚辞·天问》。《天问》自“简狄在台譬何宜”以下二十韵，皆述商事(前夏事后周事)。其问王亥以下数世事曰：该秉季德，厥父是臧。胡终弊于有扈，牧夫牛羊？干协时舞，何以怀之？平胁曼肤，何以肥之？有扈牧竖，云何而逢？击床先出，其命何从？恒秉季德，焉得夫朴牛？何往营班祿，不但还来？昏微遵迹，有狄不宁。何繁鸟萃棘，负子肆情？眩弟并淫，危害厥兄。何变化以作诈，后嗣而逢长？此十二韵以《大荒东经》及郭注所引《竹书》参证之，实纪王亥王恒及上甲微三世之事。而《山海经》、《竹书》之有易，《天问》作有扈，乃字之误，盖后人多见有扈，少见有易，又同是夏时事，故改易为扈。下文又云：昏微遵迹，有狄不宁。昏微即上甲微，有狄亦即有易也。古狄易二字同音，故互相通假。《说文解字》辵部，逖之古文作𠄎。《书·牧誓》：逖矣西土之人。《尔雅》郭注引作逖矣西土之人。《书·多士》：离逖尔土。《诗·大雅》：用逖蛮方。《鲁颂》：狄彼东周。《毕狄钟》：毕狄不龚。此逖逖狄三字，异文同义。《史记·殷本纪》之简狄，《索隐》曰：旧本作易。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作简逖。《白虎通·礼乐篇》：狄者，易也。是古狄易二字通。有狄即有易，上甲遵迹而有易不宁，是王亥弊于有

易，非弊于有扈，故曰，扈当为易字之误也。狄易二字不知孰正孰借，其国当在大河之北，或在易水左右（孙氏之騷说）。盖商之先自冥治河，王亥迁殷（今本《竹书纪年》，帝芒三十三年，商侯迁于殷，其时商侯即王亥也。《山海经》注所引《真本竹书》，亦称王亥为殷王子亥，称殷不称商，则《今本纪年》此条，古本想亦有之。殷在河北，非亳殷，见余前撰《三代地理小记》），已由商邱越大河而北，故游牧于有易高爽之地，服牛之利即发现于此。有易之人杀王亥，取服牛，所谓胡终弊于有扈，牧夫牛羊者也。其云有扈牧豎，云何而逢，击床先出，其命何从者，似记王亥被杀之事。其云恒乘季德，焉得夫朴牛者，恒盖该弟，与该同乘季德，复得该所失服牛也。所云昏微遵迹，有狄不宁者，谓上甲微能率循其先人之迹，有易与之有杀父之讎，故为之不宁也。繁鸟萃棘以下，当亦记上甲事，书阙有间，不敢妄为之说，然非如王逸章句所说，解居父及象事，固自显然。要之，《天问》所说当与《山海经》及《竹书纪年》同出一源，而《天问》就壁画发问，所记尤详。恒之一人，并为诸书所未载。卜辞之王恒，与王亥同以王称，其时代自当相接，而《天问》之该与恒，适与之相当，前后所陈又皆商家故事，则中间十二韵自系述王亥王恒上甲微三世之事。然则王亥与上甲微之间，又当有王恒一世。以《世本》、《史记》所未载，《山经》、《竹书》所不详，而今于卜辞得之；《天问》之辞，千古不能通其说者，而今由卜辞通之：此治史学与文学者所当同声称快者也。

上甲

《鲁语》：上甲微，能帅契者也，商人报焉。是商人祭上甲微。而卜辞不见上甲。郭璞《大荒东经注》引《竹书》作主

甲微，而卜辞亦不见主甲。余由卜辞有三人名，其乙丙丁三字皆在或中，而悟卜辞中凡数十见之（或作），即上甲也。卜辞中凡田狩之田字，其口中横直二笔皆与其四旁相接；而人名之，则其中横直二笔或其直笔必与四旁不接，与田字区别较然。中十字即古甲字（卜辞与古金文皆同），甲在口中，与之乙丙丁三字在或中同意。亦有口中横直二笔与四旁接，而与田狩字无别者，则上加一作以别之。上加一者，古六书中指事之法，一在上，与二字（古文上字）之一在一上同意，去上甲之义尤近。细观卜辞中记或者数十条，亦惟上甲微始足当之。卜辞中云自（或作）至于多后衣者五（《书契前编》卷二第二十五叶三见，又卷三第二十七叶，《后编》卷上第二十叶各一见），其断片云自至于多后者三（《前编》卷二第二十五叶两见，又卷三第二十八叶一见），云自至于武乙衣者一（《后编》卷上第二十叶）。衣者，古殷祭之名。又卜辞曰：丁卯，贞来乙亥告自（《后编》卷上第二十八叶）；又曰：乙亥卜宾贞大御自（同上卷下第六叶）；又曰：（上阙）贞翌甲自（同上第三十四叶）。凡祭告皆曰自，是实居先公先王之首也。又曰：辛巳卜大贞之自元示三牛二示一牛十三月（《前编》卷三第二十二叶）。又云：乙未贞其求自十又三示牛小示羊（《后编》卷上第二十八叶）。是为元示及十又三示之首。殷之先公称示，主壬主癸卜辞称示壬示癸，则又居先公之首也。商之先人王亥始以辰名，上甲以降皆以日名，是商人数先公当自上甲始。且之为上甲，又有可征证者。殷之祭先，率以其所名之日祭之，祭名甲者用甲日，祭名乙者用乙日，此卜辞之通例也。今卜辞中凡专

祭田者皆用甲日，如曰：在三月甲子□祭田（《前编》卷四第十八叶）；又曰：在十月又一（即十有一月）甲申□酹祭田（《后编》卷下第二十叶）；又曰：癸卯卜翌甲辰之出牛吉（同上第二十七叶）；又曰：甲辰卜贞来甲寅又伐田羊五卯牛一（同上第二十一叶）。此四事祭出有日皆用甲日。又云：在正月□□（此二字阙）祭大甲田（同上第二十一叶）。此条虽无祭日，然与大甲同日祭，则亦用甲日矣。即与诸先王先公合祭时，其有日可考者，亦用甲日。如曰：贞翌甲□田自由（同上）；又曰：癸巳卜贞酹彤日自田至于多后衣亡它自□在四月惟王二祀（《前编》卷三第二十七叶）；又曰：癸卯，王卜贞酹翌日自田至多后衣亡它在□在九月惟王五祀（《后编》卷上第二十叶）。此二条以癸巳及癸卯卜，则其所云之彤日翌日，皆甲日也。是故田之名甲，可以祭日用甲证之；田字为十（古甲字）在口中，可以田田田三名乙丙丁在□中证之；而此甲之即上甲，又可以其居先公先王之首证之。此说虽若穿凿，然恐殷人复起，亦无以易之矣。

《论语》称商人报上甲微，《孔丛子》引《逸书》：惟高宗报上甲微。（此魏晋间伪书之未采入梅本者，今本《竹书纪年》武丁十二年报祀上甲微，即本诸此）报者，盖非常祭。今卜辞于上甲有合祭，有专祭，皆常祭也。又商人于先公皆祭，非独上甲，可知周人言殷礼已多失实，此孔子所以有文献不足之叹歟？

商先王世数

《史记·殷本纪》、《三代世表》及《汉书·古今人表》所记殷君数同，而于世数则互相违异。据《殷本纪》则商三十一帝（除大丁为三十帝），共十七世；《三代世表》以小甲雍己

大戊为大庚弟(《殷本纪》大庚子),则为十六世;《古今人表》以中丁外壬河亶甲为大戊弟(《殷本纪》大戊子),祖乙为河亶甲弟(《殷本纪》河亶甲子),小辛为盘庚子(《殷本纪》盘庚弟),则增一世,减二世,亦为十六世。今由卜辞证之,则以《殷本纪》所记为近。案,殷人祭祀中有特祭其所自出之先王而非所自出之先王不与者,前考所举求祖乙(小乙)、祖丁(武丁)、康祖丁(庚丁)、武乙衣,其一例也。今检卜辞中又有一断片,其文曰:(上阙)大甲大庚(中阙)丁祖乙祖(中阙)一羊一南(下阙),共三行,左读,见《后编》卷上第五



叶)此片虽残缺,然于大甲、大庚之间,不数沃丁,中丁(中字直笔尚存)、祖乙之间,不数外壬河亶甲,而一世之中仅举一帝,盖亦与前所举者同例。又其上下所阙得以意补之,如右:

由此观之,则此片当为盘庚、小辛、小乙三帝时之物,自大丁至祖丁皆其所自出之先王。以《殷本纪》世数次之,并以行款求之,其文当如是也。惟据《殷本纪》则祖乙乃河亶甲子,而非中丁子,今此片中有中丁而无河亶甲,则祖乙自当为中丁子,《史记》盖误也。且据此则大甲之后有大庚,则大戊自当为大庚子,其兄小甲雍己亦然,知《三代世表》以小甲、雍己、大戊为大庚弟者,非矣。大戊之后有中丁,中丁之后有祖乙,则中丁、外壬、河亶甲自当为大戊子,祖乙自当为中丁子,知《人表》以中丁、外壬、河亶